



吳長英等著 工人出版社印行

寫作經驗

807
2674

新大衆文藝叢書
寫作經驗
二人日報文藝組編

日本文學出版社

寫 作 經 驗

編 者 工 人 日 報 文 藝 組
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

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[8236] 1—5000

定價：1700元

目 錄

我爲什麼要笑.....	一
女工做了編輯.....	六
我當上了記者.....	三
關三關.....	六
寫作要苦練，不怕文化低.....	三
寫稿.....	三
趕明兒再吃你的酒.....	三
誰說我的腦筋好使.....	完

我爲什麼要笑

吳長英

星期六晚上，我正在看書，忽然隔壁傳來一聲：『哈哈！笑死我了！』接着，好幾個人跟着笑起來。一面笑，一面說着：『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……』

『他們笑什麼呢？又沒聽見有人講笑話。』我想了一想，放下書，就走到隔壁。一進門，他們笑得更響了，站在屋子中間的張同志，拍着巴掌向我笑着說：『我們正在表演你呢！』

『噢！原來他們是在學我呀！』我也跟着笑了。

張同志問我：『你的聲音，爲什麼那樣響呢？隔着好幾個屋子，都常常聽見你的笑聲。』

我爲什麼要笑呢？

我過去是童養媳，又給地主當過了頭，一天學沒上過。現在我能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了，這只有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我才有今天。想到這裏，我就止不住要大笑。

我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才開始學文化的。那時我已經參加革命隊伍了，在被服廠做工。爲了打日本鬼子，我們每天都要生產十二小時至十三小時，工作非常緊張。但我抓緊了晚上的休息時間，每天學習兩個生字。那時環境很艱苦，廠裏發下來的點燈油，照着鋪了床就得熄燈。我就躺在被窩裏，用手在肚皮上畫字；一直把當天所學的生字寫熟了，才睡覺。我每月的津貼費，都是買學習本子和點燈油用了。學了幾個月單字以後，就買了幾本國語課本子學。

國民黨發動內戰，大舉進攻解放區的時候，擾亂得我們廠裏不能好好生產。經常行軍，我就把鋼筆、學習本子、國語課本都放在布袋裏，一面走一面低聲的背書，等隊伍一休息，馬上掏出本子，放在背包上寫字。

夏天，我們七八個人住在一個宿舍裏。晚上想學習，又怕擾亂別人睡覺；去外邊吧，外面又下着雨，我就拿着一個方杌子和小凳子，到房東的牛屋裏去學習。牛屋裏的蚊子特別多，『嗡嗡』的叫。牛在睡覺，屋子裏真够悶熱。坐下寫了一會字，可了不得啦！蚊子都被這盞燈光招來，一個勁的向我身上襲擊。幸虧我手裏有一把蒲扇，我就一隻手同蚊子打仗，一隻手拿着筆在本子上寫。過了一會，我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，腿也被蚊子咬得一塊塊的紅腫，又疼又癢。這時地上的小蟲子也趁火打劫，爬到我

的腿上來，我一把抓住牠，狠狠地把牠捏死了，我又繼續學習。一直到半夜，把一課書寫熟、念會才睡覺。

我就這樣堅持着每天學習一課，一年後，我已能用似通非通的文字，把廠裏模範工人的事蹟，都寫在日記本子上。

廠長常在職工大會上表揚我的學習精神、鼓勵我繼續努力，這就更鼓舞了我的學習信心。

有一天，廠長看了我的日記，他把幾篇比較好的仔細的改了一下，叫我把它抄下來送到報館。報館裏當天就寫信來鼓勵我，並聘請我做通訊員。從此我就經常給報紙寫稿子。

有時稿子寫的不能用，報館裏的同志，就親自把原稿送來，耐心的告訴我：什麼地方應該少寫，什麼地方應該強調，怎樣寫。……又給我帶來解放區的短篇創作選，叫我好好學習別人的

創作。後來我慢慢的學着看長篇小說，特別是看了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』一書，更鼓舞了我。越學，信心就越高，我利用每一刻工作的空隙，鑽進了文學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四日，快吃午飯的時候，我接到『中央文學研究所』調我學習的信。我高興的掉下眼淚，我站在那裏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：『這不是做夢吧？』

不是夢，完全不是夢。我真的到了中央文學研究所，每天在讀書，在聽報告。我覺得心裏開了花，時時刻刻都想笑，所以有時笑起來，聲音就特別響亮。

女工做了編輯

徐士榮

我是北京被服廠的一個女工，過去我是『北京婦女』社的通訊員，現在我已經到『北京婦女』編輯室來工作了。我願以愉快的心情，把我的進步經過告訴大家。

我從上小學起，就很喜歡作文。還記得我對一個同學說過：『我要有上大學的機會，一定上文學系。等我學會了寫作，就把社會上那些不平等的事都用筆寫出來。』可是，舊社會根本不能實現我的理想，半工半讀的念了兩年半書就失學了。爲了生活，我走進了工廠，受着反動派的剝削和欺壓。我有話無處說，有冤無處訴，只能偷偷在日記裏發發牢騷。

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了，共產黨毛主席給咱們工人階級帶來了幸福和自由。像我這樣一個平常的女工，還被選爲市婦聯籌委會的副主任。我打心裏感到咱們工人是真正翻身了，作主人了。

我一天到晚忙著生產、開會，有時忘了吃飯也不覺餓。夜晚爲了開會，經常很晚才回家，從東城走到西城也不覺累。母親氣我回去太晚，常給涼飯吃，我也不覺涼。我想，共產黨給咱帶來了無限溫暖，吃點涼飯也舒服。

一九四九年『三八』婦女節的時候，婦聯梁柯平同志叫我寫篇稿子，主要是寫對『三八』的認識或感想。我覺得自己正有滿肚子的話要寫呢，就答應了下來。一天下午兩點鐘，我出來開會，不巧，走到天安門正有許多汽車橫着過不去。我就站在馬路旁邊等着。我的腦子又跑到我所參加的那些會上去了。每一個會

所討論的內容，都少不了有關爲勞動人民服務的事。在婦聯開會的時候，女同志們都待我那樣親切。我越想越高興。就在這時，我記起梁柯平叫我寫稿的事，我覺得非把我的心情立刻寫出來不可，可是我沒有帶紙，又在大街上怎麼辦呢？我的眼睛往地下搜尋，忽然發現有個紙煙盒，拾起來把土彈了彈，拿出鉛筆，就坐在路旁寫起來了。我記得開頭的一句話是：『勞動的姐妹們起來吧！今年的「三八」是和每年都不同了。』這真是從我心裏冒出來的話啊！雖然在今天看起來，我那篇稿寫的並不好，還有好些辭不達意的地方。

我的第一篇稿，經過修改後，就在人民日報的『三八』特刊上發表了。我高興的跳起來，女工姐妹們也紛紛來給我送信，激翠拉着我的手跳着說：『我們土榮寫的稿也能上報紙了，這真想

不到！」從那個時候起，我說不斷學習寫稿。

在一廠，我們組織了一個通訊組，我是組長。我們幾個人在一起學習，互相督促。每星期我們開一次通訊員會，討論如何寫？寫什麼？有時，『北京婦女』的同志們也來參加我們的會，給講些寫稿的方法。我們爲了鼓勵生產和更好的學習寫作，曾經組織過一個壁報組，規定十天出一次。爲了按時出刊，我們常開夜車到一兩點鐘。我們在不斷地互相研究，加上『北京婦女』社的同志們經常來幫助，我們都有了不少的進步。在這兩年當中，我已有十三四篇稿子登在報刊上。其中一篇『人民領袖毛主席』，在『北京婦女』國慶徵文時，還被評爲第一名。寫到這裏，我不能再平靜寫下去了，我的感情壓制不住了，我要放下筆站起來大聲的喊：『共產黨萬歲！毛主席萬歲！萬萬歲！』假使沒有共產

黨、毛主席，我不會有這樣的進步，我也絕不會到『北京婦女』編輯室來工作。

我怎樣把『人民領袖毛主席』那篇稿寫好的呢？我願意說說當時的心情。幸福的我，在全國第一次婦代大會上看見過毛主席，並曾和他親切的握手。雖然，只見這一面，他那種和藹親切、愛人民的作風却使我一生也忘不了。每逢我工作中發生困難，自己犯猶豫的時候，我就想起毛主席，想到他爲勞動人民的利益從來不怕吃苦，不怕困難，我的精神馬上就提起來了，什麼困難也都容易克服了。『北京婦女』舉辦國慶徵文的時候，我就把這些真實情感都寫了出來，這樣就得了第一名。

這兩年來，我在寫作上雖然有些進步，但也犯過好虛榮、好面子的毛病，這對我的進步是有妨害的。因爲我怕自己的稿子不

如人，怕投出去不給登，所以寫小截稿子的時候很多。假使我每篇都決心把它完成，交到編輯室去，讓他們修改、指導，我的進步會更快的啊！

到了『北京婦女』編輯室以後，經過進一步的學習，我更明確的認識到：通訊員是人民羣衆的傳聲筒，文學是爲人民服務的。今後，我要努力學習，鑽研業務，爭取作一個好編輯，好好地爲人民服務。

我當上了記者

佟震宇

工人當記者，在早做夢都不敢想。當我從工廠調出來，坐在報社給我的辦公桌旁時，我的心啊，簡直要從胸口裏跳出來：要是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，那能有這麼一天呢！

我從十四歲就離開家鄉——天津，在北京公懋汽車廠當學徒。幹了八年，好容易學成技術，就叫日寇抓勞工送到大連。那時，我最多希望能吃上一頓橡子麵，就滿足了，可是我就連這點希望也達不到。後來從大連偷跑到哈爾濱投靠同鄉，就學豬鬃業的技術。算起來我已有十七年的工齡了。

抗日戰爭勝利以後，國民黨來了，我也就失業了。直到一九